

我不知道是哪一天，“古船”的意象出现在这个青年的心里，在他的心海里飘荡，让他年轻而敏感的心里潮汐起伏，激越奔流，只有书写才能安慰……后来我们都知道了《古船》，发表于《当代》1986年第5期，那一年张伟30岁。那是思想的年代、启蒙的年代、文学成为主潮的年代，不同专业的读者翻开了《古船》，不同代际的评论家热议《古船》。小说以胶东洼狸镇从土改至改革开放40余年的历史为背景，讲述了隋、赵、李三个家族之间的恩怨情仇，真实地再现了那个特殊年代里人性的扭曲，以及在改革大潮的冲击下那片土地的变迁。小说从历史、文化与人性的不同维度描述改革时期的乡镇社会生活。《古船》驶向了当代文学的长河，成为张伟的成名作，被誉为“民族心史的一块厚重碑石”。

《古船》与长河

王雪璞

随着张伟从容不迫的叙述笔调，我沿着芦清河、古城墙，到了洼狸镇，看到了废弃的码头，巨大的石磨，变浅的河水，感到了世事的更替，难言的痛楚。《古船》共二十七章，第十六、十七章是“倾诉”，记得这是当年青涩的我特别沉浸其中的章节，吸引着我探寻人物的精神世界，饱满的情感，历史的血痕，生命的苦难在年轻的心灵中熔炼：抱朴想的结果。写作时不到三十岁，比现在的生活热情更高。这之前在胶东地区走过了很多地方，看到听到了很多，经历了很多。无论是现实生活还是对历史的探究，都在心灵上留下了极深的印象。小说中主人公的倾诉让我激动不已，当时有一种燃烧的感觉。无私无畏的人生状态在那个时候，在写这部书的日子，令我永不忘怀。只是这种情形要一直保持下去是困难的，所以也就显得愈加宝贵。在我看来它是高于人生经验与艺术技巧之类的东西，是文学写作中最重要的元素。”



抱朴本想一辈子就坐在老磨屋里，老磨一天到晚这么磨，把性子磨钝，磨秃，把人磨痴呆才好，谁知道老磨将他的性子磨得越来越细了，思想越来越深了……

现在看来无论从情节架构还是人物塑造上，“倾诉”都是《古船》中的重要篇章。“倾诉”展现了抱朴充满矛盾冲突的复杂内心世界：自我忏悔与审视、文化的传承与走向、乡镇家族的兴衰与历史的发展、本能的欲望与道德的自我约束、朴素的善恶观念与坚守的个人信仰、科技主义的兴起与全球化的浪潮……小说丝丝入扣地丰满着抱朴的个性，通过“倾诉”，刻画了抱朴“思想者”的形象，他的最终选择中蕴含着自己对未来的构想：改革开放的发展蓝图中，要完善民族的文化人格。

《古船》中人物沉重的叹息，拨动着读者的心弦，也留在我的记忆深处。小说没有回避历史中人性的暗礁，现实中矛盾的漩涡，呈现了张伟对历史的审视，对人性的追问，对现实的直面，在艺术上独辟蹊径的勇气和才华，在思想上深入探究的锋芒和力量。

2017年的早春，在与张伟对话中，我问他当年创作《古船》的情景，他对自己的写作状态记忆犹新，仿佛不是30年前，而是昨日才搁笔。他说，“小说人物与事件没有明显的原型，而是对历史和现实生活综合感受的结果。写作时不到三十岁，比现在的生活热情更高。这之前在胶东地区走过了很多地方，看到听到了很多，经历了很多。无论是现实生活还是对历史的探究，都在心灵上留下了极深的印象。小说中主人公的倾诉让我激动不已，当时有一种燃烧的感觉。无私无畏的人生状态在那个时候，在写这部书的日子，令我永不忘怀。只是这种情形要一直保持下去是困难的，所以也就显得愈加宝贵。在我看来它是高于人生经验与艺术技巧之类的东西，是文学写作中最重要的元素。”

这部蕴含着文学中最重要元素的作品出现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坛，历代人都以捏粉面人谋生，传到我这里，已经算是第四代了。我小的时候，最喜欢的就是过国庆节，甚至比过年还要开心。每逢此时，马路上都有庆祝的游行队伍经过，各式各样的彩车也都事先停靠在人民广场周围的几条马路上。到正式的那天，我们上午就爬上屋顶，这些游行队伍一般要到下午两三点才能陆续走完。晚上我就早早地爬上屋顶去看焰火，那晚的夜空真叫五彩缤纷，绚丽多姿。我们家住宁海西路，距离人民广场很近，有些亲戚朋友怕当天人太多挤不过来，常常提前一天就赶到我家来，宁愿挤睡在我家的阁楼里。那时候人民广场附近的高楼大厦还很少，因此我家的三楼屋顶也算是一个制高点。许多同学都很羡慕我。

我父亲这一辈子当初中学捏粉面人，其实是谋生，并未意识到这是一门民间艺术，也从未有人对他们这样说过。当时手艺人社会上的地位很低，根本没人瞧得起他们，甚至还把他们当作是讨饭的“瘪三”看待。他们常常要受到地痞流氓的敲诈勒索。新中国成立前，宁海西路一带社会治安很差，三教九流、地痞流氓、警匪无赖无恶不作。父亲走街串巷，沿街叫卖常常要受到这些人的欺侮，有时候他们故意将你插画里的草把子踢翻，把做好的面塑都

头一回听到“哑贼”，是我提任到公安分局当副局长的时候。“哑贼”，顾名思义就是聋哑人小偷。

上任伊始，我随局里的反扒能手老徐跟班作业，现场调查反扒工作和扒窃犯罪的状况。老徐带我去的点是“豫园”。那天去得早，豫园游人不，城隍庙殿宇清静，财神殿里却香火正旺，关公泥塑佛像前，躬身跪着一个戴金丝边眼镜，清癯儒雅的年轻小伙子，连叩再拜，态度十分虔诚。我正揣摩这年轻人烧香拜佛意为哪般时，老徐忽然扯我的衣袖，提醒我发现了“猎物”。

跟随老徐的眼光，看到城隍庙正殿旁两个矮个子年轻人，他们“猫”上了一个挎着肩包前来拜土地神的妇女，两人悄悄贴近



说到文人的气节，首先得敬佩史官的气节。而说到史官的气节，首屈一指的当数春秋时齐国的太史兄弟四人。齐庄公当众调戏崔杼的妻子东郭姜，是可忍孰不可忍？作为男人，崔杼冲冠一怒为红颜，杀了齐庄公。史官如实记载“崔杼弑其君”，短短五个字，崔杼见了，大发雷霆，立即杀了史官；其弟太史仲、太史叔、太史夷凛然，前赴后继，如实记载，引颈就戮，也被崔杼杀了。崔杼告诉接踵而至的太史季：“你三个哥哥都死

了啊，你难道不怕死吗？你还是按我的要求：把庄公写成暴毙吧。”太史季

拔光并踩在地下，还倒打一耙，说你侵犯了他们的地界，妨碍走路，甚至还要请你吃耳光。下雨落雪天，父亲没有办法出去做生意，一家老小只能饿肚皮。父亲是在新中国成立后，靠了共产党，才真正翻身。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我父亲这样的手艺人，把他们组织起来进了合作社，再到后来又组建成南市“大方糕饼厂”（后合并进“南市乔家栅食府”）。我兄弟姐妹五人，后来只有我一人继承了父亲的手艺。单位领导知道我有这门手艺，就将我安排到松云楼酒家工作，对我很器重，因为他们知道现在社会上这门手艺的人已经不多，面塑面临失传的危险。而且他们知道我家来自山东菏泽“面人

抓哑贼

戴民

个哑贼，竟在老徐面前露了一手。那贼把手机插于裤袋，与老徐对视，手伸进裤袋，触摸米粒大小的键，不肖一两分钟，就能打出一条完整的短信，“哑贼”称这一手叫“盲打”，是他们的“一口饭”。

我回头四顾，看不出任何异常，倒是在如织游人中瞥见了早先在财神殿里遇到的那张清癯儒雅的脸。

出师未捷，但我并不沮丧。回到局里捋了捋思路，觉得此趟跟班作业挺有收获。以我这员反扒新手的眼光，公安分局照理说是个反扒侦查专业部

门，几百号人却弄得像个“生产大队”。每天上班铃声一响，侦查员们就鱼贯而出，四散作业，分工包片，抓一个算一个，而我们的对手——扒窃犯罪已经演化为职业化、集团化、智能化了，思路不对，再多警力也没用。

我想了许久，便找“哥们”泽强局长，暮色四合，华灯初上，我们“哥俩”越聊心头越亮敞，这些年，“哥俩”吃刑侦这碗饭，心眼最擅长的莫过于“逆向思维”，泽强局长要颠覆套路，提出“情报导侦，经营打击”的思路。

他说：如今扒手都不像从前单吊独行，我们面对的是成帮结伙的团伙作案，故变我变，打团伙犯罪是我们的主攻方向，反扒路径由此也得作制度性变革。

我意会泽强局长的想法，工作思路要从打击罪犯个人转移到以打击集团犯罪。没几天，一整套经营打击扒窃犯罪的方案顺利提交局长办公会通过。

方案很快得到市局的支持，特别组建了一支情报大队，建立专门的数据库，将全市有前科劣迹的扒手和每日案发情况悉数收集，汇成全市分布图，每日研判，布局攻略，各大队按指挥中心任务单，协同出击，情报开路，稳准狠地打击扒窃犯罪。

翌日，接近黄昏，我让老徐一队人马突然出现在复旦校园大门口，目的就是打草惊蛇，四周的“哑贼”一哄而散，纷纷寻找黑车逃避。有两个“哑贼”慌乱之中上了我们自己人化装的桑塔纳“黑车”。

两个“哑贼”上车后，去，转而赐了些黄金和绸缎给他，以示安抚与和解。

骨硬度可与太史兄弟比肩的，当属唐睢。刘向的《战国策·唐睢不辱使命》记载，秦王（嬴政）要与安陵君换一块地，安陵君不乐意，但又不能直说，便派唐睢出使秦，跟秦王交涉。谈着谈着，不可一世的秦王就发怒了，他说：“……而君逆寡人者，轻寡人与？”唐睢说：“否，

家”，几代人都是做这个的，因此在这方面都很支持我。改革开放后，尤其是最近一些年以来，党和政府对传承“非物质文化遗产”工作十分重视，街道各级组织帮助我成功申报“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”，并鼓励我继续申报市级“非遗”项目。街道还准备为我建立“工作室”。从他们身上，我看到了对“非遗”的重视，感受到了温暖。如今我的“面塑”作品不仅进学校、进社区，还进了军营，这是我父亲生前连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。值此大庆之时，我想由衷地说一句：谢谢！（钱渊 整理）

二十岁的生日，我们一起唱响一首特别的歌，请看本栏。

五彩秋色（现代水墨画）

王俊宇

文人的骨气

宋仲琤

去，转而赐了些黄金和绸缎给他，以示安抚与和解。骨硬度可与太史兄弟比肩的，当属唐睢。刘向的《战国策·唐睢不辱使命》记载，秦王（嬴政）要与安陵君换一块地，安陵君不乐意，但又不能直说，便派唐睢出使秦，跟秦王交涉。谈着谈着，不可一世的秦王就发怒了，他说：“……而君逆寡人者，轻寡人与？”唐睢说：“否，

门，几百号人却弄得像个“生产大队”。每天上班铃声一响，侦查员们就鱼贯而出，四散作业，分工包片，抓一个算一个，而我们的对手——扒窃犯罪已经演化为职业化、集团化、智能化了，思路不对，再多警力也没用。

我想了许久，便找“哥们”泽强局长，暮色四合，华灯初上，我们“哥俩”越聊心头越亮敞，这些年，“哥俩”吃刑侦这碗饭，心眼最擅长的莫过于“逆向思维”，泽强局长要颠覆套路，提出“情报导侦，经营打击”的思路。

他说：如今扒手都不像从前单吊独行，我们面对的是成帮结伙的团伙作案，故变我变，打团伙犯罪是我们的主攻方向，反扒路径由此也得作制度性变革。

我意会泽强局长的想法，工作思路要从打击罪犯个人转移到以打击集团犯罪。没几天，一整套经营打击扒窃犯罪的方案顺利提交局长办公会通过。

方案很快得到市局的支持，特别组建了一支情报大队，建立专门的数据库，将全市有前科劣迹的扒手和每日案发情况悉数收集，汇成全市分布图，每日研判，布局攻略，各大队按指挥中心任务单，协同出击，情报开路，稳准狠地打击扒窃犯罪。

翌日，接近黄昏，我让老徐一队人马突然出现在复旦校园大门口，目的就是打草惊蛇，四周的“哑贼”一哄而散，纷纷寻找黑车逃避。有两个“哑贼”慌乱之中上了我们自己人化装的桑塔纳“黑车”。

两个“哑贼”上车后，去，转而赐了些黄金和绸缎给他，以示安抚与和解。

骨硬度可与太史兄弟比肩的，当属唐睢。刘向的《战国策·唐睢不辱使命》记载，秦王（嬴政）要与安陵君换一块地，安陵君不乐意，但又不能直说，便派唐睢出使秦，跟秦王交涉。谈着谈着，不可一世的秦王就发怒了，他说：“……而君逆寡人者，轻寡人与？”唐睢说：“否，

家”，几代人都是做这个的，因此在这方面都很支持我。改革开放后，尤其是最近一些年以来，党和政府对传承“非物质文化遗产”工作十分重视，街道各级组织帮助我成功申报“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”，并鼓励我继续申报市级“非遗”项目。街道还准备为我建立“工作室”。从他们身上，我看到了对“非遗”的重视，感受到了温暖。如今我的“面塑”作品不仅进学校、进社区，还进了军营，这是我父亲生前连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。值此大庆之时，我想由衷地说一句：谢谢！（钱渊 整理）

二十岁的生日，我们一起唱响一首特别的歌，请看本栏。



一人急忙拿出手机，凑到“司机”面前，只见机屏上显出一行字，青浦徐泾镇小王村。他们哪里知道，这个司机是我局情报大队的大队长永平同志，这是外局专门调来的情报高手。永平大队长驾车一路飞驰，夕阳西下时，来到徐泾镇野外一条小径旁，乘车人扔下两百元，转身就走。

永平驱车来到属地派出所，翻查那个村里外来人员的住宿登记，询问附近有无聋哑人借宿。派出所民警称，小王村里确实有一群聋哑人借宿多日，于是又找来了村里的出租业主。那位业主说，我家住了十几个聋哑人，都很年轻，当中有一个斯斯文文戴眼镜的年轻人，像是他们的老板，晚间常召集村里所有的聋哑人到我家宅院来聚会，老板在他们面前总是认真比划，那架势咄咄逼人，就像在给这些人洗脑。

有一回，偶然窥见房间正中摆着一只方凳，上面放着一只洗脸盆，盆里有七八个彩色玻璃弹子，有人往盆里灌入煮得滚烫的开水，老板立于盆前，神色冷峻，挨个点人，轮流上前用手指夹起盆中的彩弹子。

永平一听就明，这是一帮职业团伙“哑贼”的据点，竟然还有专门的培训，真叫人意想不到。

总算寻到“哑贼”的窝点了，那日，老徐所在的一大队旗开得胜，端掉一个窝点，抓了十几个“哑贼”。

非若是也。”

见文的不行，秦王便要动武，他威胁道：“公亦尝闻天子之怒乎？”唐睢淡然说，知不道。秦王说：“伏尸百万，流血千里。”唐睢说，我还没告诉你“士”之怒呢，他说：“若士必怒，伏尸二人，流血五步，天下缟素，今日是也。”译成白话文就是“若把老子惹火了，我杀了你……”说着，就持剑挺身……好汉不吃眼前亏，见此，叱咤风云的秦王只得服软作罢。

君子动口不动手，谈就好好谈，还威胁人，老子可不是吓大的，骨头硬着呢。唐睢是安陵君的师爷，师爷就是今日的所谓智囊团，是为主官排忧解难、出谋划策的，可是，唐睢是个武师爷，不是个文武双全的师爷——嘴有一张，手有一双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泰山压顶，强权面前无惧色。

或曰：阁下次次谈了“文人的清高”，这次说“文人的骨气”，二者何异？这么跟您说吧，清高呢，是面临放弃时的洒脱；而骨气呢，是直面失去甚至死亡的勇气。

有了骨气，文人才算“士”，否，则顶多是个知识分子耳。